

# 宁海路

□雷雨

真的不知道以前宁海路的模样了。虽然偶尔回看到一些吉光片羽的老照片,但毕竟是挂一漏万;更何况,尺幅之间,如何能够反映出这条长长街巷的全貌呢。如今的宁海路,可是在北端仰望着山西路、江苏路,一路逶迤向南,穿过北京西路,到广州路,回首顾盼,就是五台山了。

宁海路北端有一个在如今看来是相当矮小的小楼,耸立在大大小小六条道路之间,真是有点孤岛一座的寂寥了。就是这样所在,被有心人开成一家书店了。但是,在当年,据说它可是南京西北部最高的建筑了。据说,在楼顶可以瞭望到滚滚长江水自南向北流后转向东流,而这个建筑,也曾经是近80年前日本人占领南京后的一个宪兵司令部。与此楼隔路相望的颐和路口,则是所谓的泽存书库,此主人据说是文化汉奸,他的宅院,一度做过江苏省作协的办公地点,是艾煊、陆文夫等老作家进出的所在,《钟山》《雨花》,都在这里驻扎。如今,人去楼空,野猫老鼠横行,已经成为一座荒草离离

的废园。不说颐和路,且说宁海路。

宁海路5号,就是鼎鼎大名的马歇尔公馆。马歇尔作为毫无争议的二战名将,纵横欧美,腹有良谋,驾驭艾森豪威尔、蒙哥马利、麦克阿瑟,甚至还有悍将巴顿等,都是游刃有余,轻裘缓带。但他来到自以为可以易如反掌建立不世之功的东方大陆之后,却不得不在一番折冲樽俎之后心灰意冷,黯然而别。他终于明白,东方的政治实在是太过复杂而玄妙了。马歇尔在44岁时曾到过中国,而此次来华,他声誉日隆,举足轻重,担任杜鲁门总统的特使,颇想在年逾花甲之时再有一番作为,遗憾的是,也就一年时间,他还是铩羽而归。庭院寂寂,树木无声。马歇尔当年绕室盘桓,也许很难想明白,他在欧美可以春风得意,离开中国之后,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也可以大获成功,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,可为何独在中国却遭遇了滑铁卢呢?曾经的部下,也与他有点亲戚关系的魏德迈说过,“他老了,又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,他给搞得精疲力竭了,连感情都给耗尽了。他现在已是个老人了,他还刚飞过了太平洋。”而艾奇逊则说马歇尔是在错误

的时间领受了错误的任务。在约70年前的深秋时节,马歇尔离开宁海路5号,回到华盛顿就任国务卿,他在这所宅院发给杜鲁门的电报简洁而意味深长:“请告主人,我即返松林”。离开中国十三年后,马歇尔病故,被安葬在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。

宁海路2号曾经的主人则是马鸿逵,是西北军阀“四马”之一,在民国时代也算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。他担任过袁世凯的侍从武官,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,集军政大权于一身,被人称为宁夏的“土皇帝”。

宁海路再往南走,穿过一个街心转盘,路东则是宁海中学,校名为汪道涵所题写,而宁海大厦则是诸多省级机关办公楼,省委统战部等都在此办公,省文史馆也设在这里。宁海大厦隔着北京西路不远处则是省检察院、省高级法院,再往南来,就是知名学府南师大了,学子云集,带动周边一派热闹非凡。当年,郑云波先生和我骑着自行车在宁海路转悠,去看过孙望先生,还有唐圭璋先生、吴调公先生,如今这些人都已经故去了,但他们可都在宁海路上留下过自己的傲岸身影、匆匆步履啊。

## 二胡来一曲

□韩今

几年前,我报了一个二胡高级班。高级班是要考试的,好在我中学就开始学二胡,考试时拉了一段《良宵》,顺利录取。

高级班的老师叫召唤,是当时江苏省民乐团的二胡首席,国家一级演奏员。召老师三十多岁,风华正茂,是二胡大师朱昌耀的弟子,闵惠芬的学生。他的二胡独奏,多次得过一等奖,灌过很多唱片,还为一些电影、电视剧配过音乐。

召老师比较忙,不是每次上课都到。但他到场时,都是很认真地讲,很认真地拉。听他拉琴,真是一种绝妙的音乐享受!听《奔驰在千里草原》,仿佛看到万马奔腾的大草原,牧羊人在纵情放歌;听他演奏《怀乡曲》,感受到宝岛的乡亲对故乡的怀念之情,心都要碎了;听他演奏《洪湖人民的心愿》,就好像听到韩英在娓娓哼唱,时而深情,时而激昂,快弓清晰,轻重有节,情感完全体现在琴弦之上。听他拉琴,你才会感觉二胡真是个好乐器,能表达这么多这么复杂的感情。

他有活动不能来时,是一个助理老师带着我们练琴,把老师教的曲子一段一段地练习。所谓高级班,就是学拉独奏曲,在那两年多时间,我们学了《红旗渠水绕太行》《江河水》《豫北叙事曲》《三门峡畅想曲》等,都是高大上的名曲。有时高兴起来,老师说,来段老的!就带我们拉起《赛马》《良宵》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来,十几把二胡齐奏,国家一级演员领奏,气氛热烈!

学期末安排一次考试,就是每上去拉一首独奏曲,召唤老师点评一下。这是我们最紧张、也是最得益的时候了!要知道,召老师带的南艺的学生,价格不菲啊,我们一学期学费才50元。按他的话说——我教了你们两年,研究生都毕业啦!我在二胡班两年,除了快弓有所熟练外,最大的收获,就是体会到召老师经常讲的,如何快慢有致,轻重有别,用情感把音色表现出来。他说,这一方面,你们应该比年轻人有优势。

后来召唤老师到南师大当教授,高级班也就休班了。不过至今,我还十分怀念那些难忘的日子。时而,会在家中悠闲地拉上一曲,独自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。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59号



《收获》[德]沃尔夫冈·韦格纳

## 留一些爱给父母

□蔡源霞

那天在公交车站,忽然听到一声断喝:“妈,您能不能别老是过来接我?”抬眼一看,是一个看上去是个高中生的女孩,她一边喝着妈妈送来的绿豆汤,一边横眉冷对,那模样像是有着莫大的仇恨。

我看了不禁感慨,一个未成年的孩子,总认为母爱是唾手可得的事,于是她便不懂得珍惜,不懂得有一个人把自己当成宝贝,是多么难得。

我有一个同事叫阿文,年幼的时候家里遭遇不幸,父母双亡,因此我们很少在他面前谈及家人尤其是父母。有一次同事聚会,大家喝多了,便对阿文表示了同情和安慰,可是阿文却笑了笑说:“其实你们和我没什么区别。”

有同事不满,大家对他表示关心,却得到这样的一个回答,让人心里多少会有些不舒服。阿文却解释说:“也许你们是父母双全,但是你们已经多久没看到他们了?你们有想过去亲近他们吗?他们只是在那里而已,你们看重的东西那么多,可是你们知道谁才是最爱你们的人吗?你们拥有,但不珍惜,和我有什么区别?”一席话说得很多人都无语。

我想起曾经年少在外面打工时,母亲担心我会远嫁他方,担心我有什么难,她帮不到我。在母亲的担忧中,我收拾行李回了家乡。我的选择,让母亲感受到了幸福,而我也在母亲的身上感受到了或许同龄人可以拥有,但却主动放弃的温暖。

留一些爱给父母,其实没那么难。

## 夏日河边

□朱月贤

夏日的河边有许多鸟。

河边最常见的麻雀,它们一群一群的,风一样从这里飞到那里,从这一片树林飞落到另一片树林。

很讲究的是喜鹊,它们在高高的树枝上筑起自家的乡间别墅。喜鹊喜欢在阳光明媚、风平浪静的早晨唱歌。如果是风雨天气,鸟巢就一片寂静,那样的天气它们的别墅像秋千一样摇晃,紧锁门窗提心吊胆还来不及呢。

河边有一种灰色的水鸟,它们离不开水边,像海鸥离不开大海。它们轻轻地叫着,轻盈盈时隐时现地在水草丛中浪花尖上飞过,一眨眼就消失在河的那边了。

秋天里常常看见小野鸭皮球似的漂浮在波浪上面,夏天却不见它们的踪影。燕子这个季节最活跃了,成双成对地追逐着飞,燕尾剪开柳帘,姿态优美、典雅。

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身的是雉鸡,它们的叫声响亮而短促,常常是隔了河流从彼岸的柳林里传过来,遥远而神秘。我坐在河边的椅子上猜它们鸣叫的含义,是“你好”还是“再见”,“滚开”还是“过来”。前几天,一只雉鸡跑到草坪上来了,距离我只有几步远,它愣愣地看着我,我傻傻地看着它,然后它不慌不忙走远了。

我希望河边的一切都进入保护之列,草坪严禁踩踏,河流禁止钓鱼,池塘保护青蛙。有谁问,“那么,蝴蝶、蜜蜂呢?蚂蚁等昆虫呢?”

——啊,你管太多了吧?

微观

○ ○ ○

会心

米丽宏

我们被一日三变的时尚引领、迷惑,刚刚找到了端淑的感觉,又倡导野性之美;刚刚娴静下来,又推崇妖娆之态。我们在网上种菜、打牌、开博客、开微博、开微信,加入各色各样的圈子。热热闹闹,繁华苍凉。

抱元守一的人,始终坚守一颗真心,与世界会心微笑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,人虽隔代,人性相通,会心之处,才是真味。沈从文说:“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,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。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,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,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,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。”他叹的是会心之人的稀缺。会心之处,在于沉淀,将目光稍稍拔高于烟火层面,激浊扬清,体悟会意。一只鹤引颈眺望,一只鸭子专心凫水,一棵老松长出新果,三两胖鸟闭目假寐,会心处,有一点神秘的喜悦。

初夏计划

吴孔文

初夏,瓜豆满架,禾苗生动,头顶上的苍穹繁星点点,我的心中酝酿着一份清凉的行动计划。想去看看萱草,顺便摘花归。想去种一棵葫芦,伐一株栎树。想去拜访乡下的亲戚。穿着布衣,凉鞋去,路上掐一把野苋菜。想去听一次蝉。蝉像过了变声期,声音稳定了。想去割一场麦子。有芒的、光头的、高秆的、矮腿的麦子,在阳光下金光闪闪。想去看老房子。那些老房子,房梁之木砍削成冬瓜状,卯榫接头,雀替雕花。推开油漆斑驳的大门,阳光从天井漏下来,仰面上望,天蓝似海,流云如雪。

旧情人

乐启颜

女友招供,她偶遇旧情人,死灰复燃,正是两情缱绻时候。本想劝她悬崖勒马,看她一脸沉迷,知道劝也没用,只好说一声:好自为之。旧情人,实在算不得什么稀有品种。都市里的男女,谁没有个把旧情人啊。兜兜转转,难免有重逢的时候。重逢也罢了,还要卷土重来,套句流行的话:很傻很天真。旧情人是什么?旧情人就是你很久以前穿过的一件衣,颜色已经泛黄,式样已经落伍,大小也已经不适合今天的体形。只要是拿出来穿,颜色式样大小都不对,一不小心还会崩掉扣子让你走光。旧情人,只适合收藏,不适合重温。

栀子花

章铜胜

栀子花开,开在农历五月,到处都是熏暖、浓烈、纯粹得醉人的乡村味道。就像此刻,一朵栀子花放在桌上,我闻到它的香味,在暖融融的空气中,是浓得化不开的醇郁。栀子花开得含蓄,是不经意间的慢慢开放,芳香漫溢。在栀子花的含蓄里,是植物的矜持,它安静地在院子的一角,终年绿着,矮矮地,生在低处,在并不惹人注目的地方。只有当栀子花开的时候,你才会惊叹它的美好。栀子花的美好,如旧时光里的一片月色,明媚里藏着夜气的幽香。